

8 潮头 Tide

集结号

有人请你帮忙,原指望你帮十分,结果你只帮了七分,对方便觉得你不仗义,非但不感谢你,反而觉得你欠他三分。很多人间恩怨,皆出于此。

——孟非

我始终摆脱不了尴尬,有时是因为我太年轻,世界太老;有时是因为世界还年轻,我却老了。

最奇妙的好运也不应该排除苦难,最耀眼的绚烂也要归于平淡。原来,完美是以不完美为材料的,圆满是必须包含缺憾的。

——周国平

世界真的很小,好像一转身,就会遇见谁。世界真的很大,好像一转身,就不知道谁会消失。

虽然没有翅膀,但我们依然带着梦想在飞翔。

——花瓣网

我不要去想芭蕾的人,我要不得不跳芭蕾的人。

——芭蕾舞大师巴伦仙

佛家说,杀一生命,等于杀一世界。那么,一个人的出生,也就是一个世界的出生。任何个人,哪怕他再弱小,也都是独一无二的。

——史铁生

世界上最完美的女人,比聪明的女人漂亮,比漂亮的女人聪明。

——巴尔扎克

你给予的,就是你得到的。你今天给出去的是什么,明天收回来的就会是什么。

——郎达·拜恩

当塞高把苹果画成蓝色以后,大家对颜色突然开始有了奇异的视野,更不要说马蒂斯蓝色的向日葵,毕加索鲜红色的人体,夏卡尔绿色的脸了。艺术家们都在追求绝对的真实,其实这种绝对往往不是一种常态。

——《光之色》林清玄

What's done is done, what's past is past; rather than ask why, it's better to face what is in front of you.因为有了因为,所以有了所以,既然已成既然,何必再说何必。

——新浪博客 @ 触动心灵的英文短句

让伤疤微疼,不是在伤痕的历史中停滞不前,作茧自缚,让阴影永远笼罩。让伤疤微疼,类似涅槃后的精神重生,是痛苦之后的大彻大悟。

——王纯

聚焦矿工

■ 宗慧芹

当镜头落在他们身上时,他们总会下意识地躲闪,羞涩而拘谨;当问他们井下苦不苦时,他们总是憨厚地一笑“习惯了”,木讷而寡言。矿上为了助力安全生产开展了“镜头聚焦”的活动,作为宣传工作者,当我把镜头对准基层、聚集职工时,他们留给我最初的印象就是如此。

“这可怎么拍呀?”当时就有些发憷,心里不住地嘀咕。但从他们眼神里能看到煤一样的质朴,微笑的面孔背后让人忽略了他们脏、累、险的工作环境,他们就是这样一群可爱的人,没有豪言壮语,更多地是默默地采掘光与热。

硕大的钢铁井架矗立在井口上方,大频率的绞车发出吱吱的声响,温暖而干净的候罐大厅……矿山的轮廓在摄像机里越来越清晰。当镜头停留在候罐大厅时,三三两两穿好工作服戴上安全帽的矿工们,往副井口走去,他们背着沉甸甸的工具包,里面有口罩、手套和扳手、钻头,这肯定是在井下干活时要用到的,还有一大瓶水和馒头,这就是他们在井下的一顿饭,“这还得抽空吃呢,有时干起活来还真顾不上,塞两口充充饥就行了。”我认识的一个师傅说道。

天天到区队、去井口,渐渐熟络起来了,他们对摄像机也没有了之前的不自

在,聊起天来,矿山汉子的豪情渐渐显现了出来。“井下地质条件复杂,我们干得那个掘进头,上是岩石,下是岩石,就在岩石的夹缝中,我们在那里佝偻着身子干活,膝盖和胳膊肘上都磨出了厚厚的老茧。”一矿工捋起袖子,我赶紧拉近镜头给他一下特写,他摸着厚厚的老茧仿佛流露出一种骄傲的神情。

“咣”一声罐笼被打开了,听到准出的指令,满脸煤尘的矿工们鱼贯而下,一个夜班终于结束了,他们拖着沉重的步伐,眯着眼似乎在慢慢适应阳光,神情有些疲惫。“刘永华上来了吗?”我跑上前问。刘永华是矿上评出的“十佳”跟班队长,每个“十佳”跟班队长都要制作成“光荣榜”,我们要为他们拍摄专题片。等了几罐,刘永华终于上来了。看着全程跟拍的摄像机,他边放矿灯边说,“我只是做了我应该做的,真的没啥好拍的,扛着摄像机怪重的,辛苦你们了。”他眼里的红血丝和满手的倒刺,在镜头里愈发刺眼,当面对他们时,摄像机的重量真的不值一提。

井下的巷道很长很长,有的空间很低,有的跨度很大,有的坡很陡;有些地上的积水很深,走过去就会灌到靴子里,一双脚浸泡在冰凉的水里;放炮的时候,一时排不出去的炮烟,会呛得喘不过气来;溜子开动时,为了不堆煤,常常汗流满面,衣服从里到外湿个透……“井下虽

然很苦,干了这么多年还真没干够。井下苦不怕,关键要保证安全,每次开班前会时,我都要强调安全。我们下井多挣钱为啥?还不是为了把家里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没有安全一切都是扯淡……”另一位“十佳”跟班队长面对镜头侃侃而谈。

“我每天早上都是数着星星来上班,等下班到家天就黑了,如果天天都能享受这样好的阳光,对我来说真是一种奢望……”一矿工指着身后大大的太阳说,阳光洒满了一地,照在高大的设备上,呈现出淡淡的金色。镜头下的矿工正在检修设备,他说因为今天停产检修,不用下井,所以才有机会看到那么灿烂的阳光。我抬头看向天空,太阳正发出耀眼的光,与以往并没有任何不同,可我却有种从未有过的眩晕感。

完成了工作从井下降到地面的矿工,黑黝黝的面庞、粗糙的双手,还带着浓厚的煤的气息。当把镜头聚集在这些奉献光和热,却享受不到阳光和新鲜空气的矿工师傅身上时,我的心灵受到了极大地撞击和震撼。这些常年工作在地层深处的人们,辛勤地耕耘,默默地坚守,开掘的是滚滚乌金,奉献的是青春年华,为我们企业创造了无数的利润,也带给了我们越来越好的日子。我们能做的就是真实地去记录他们,不用去修饰,就是一首气势磅礴的诗,就是一首荡气回肠的歌!

快递员的“稻花香”

■ 西 周

办公室的外面,正一阵的热闹,他们在干嘛呢?都在嬉笑着,开怀着,品尝着……原来,那个分管地段的快递员,买了很多零嘴,在分发着呢。

他是——快递公司的业务员,分管着我们这里一个片区的快递业务。他外表很瘦弱,但看上去却很精神。

一般我的快递,都由助理去处理,因此,不怎么和他接触。偶尔的一次,因为地址有疑问,他站在我办公室的门口,和我确认着。我也很友好地招呼他进来,他就战战兢兢地挪了几步,站在了我的办公桌前。等交代完后,他转身离去,我在他的屁股袋口发现有几抽稻穗在晃动,于是就好奇地叫住他,询问何故。他有些羞涩,喃喃地答道:“这是从家乡送来的,新收割下来的稻子。”我似乎有些讶异,他也觉察到我的诧异,就解释道:“每次家乡收割新稻后,我都会收到几抽,闻闻稻香,就很满足了。”

拿来,一闻,果然稻香满溢扑鼻而来……

他好像是顺着这个稻香的气氛,开始侃侃而谈起来,他家乡是安徽芜湖的无为县,盛产香稻,每年到抽穗和结粒时,就满山遍野的香,等到成熟时,漫天的金黄,香气就更浓郁,更令人陶醉于其中,而当收割和脱粒时,香气会更

吃苦的习惯

■ 许扣锁

俞敏洪与李彦宏是北大校友。一个是新东方学校的创始人,一个是百度公司的创始人。

有一次,俞敏洪问李彦宏:“你是不是上学的时候特别聪明?”李彦宏回答:“我在北大的时候,甚至在高考的时候,一直都没有进过前五名。”

使人有些醉眩,甚至可以使人忘记了劳累,忘记了疲倦……在煮饭时,人的神经也因为米饭散发出的香气,让人神之向往,神之迷惑开去……

我也被向往了,也被迷惑了,一刹那那间,神经似乎也不由自主地被带到了金黄的稻田之中。

他笑呵呵起来,似乎,此时的他,喜悦之情难于抑制了。他继续说道:“小的时候,每年的10月,长辈带我去芜湖市里的庙会 and 美食节,庙会到处都插着稻穗,到处都飘散着稻香和米香,十分的欣喜和惬意,并且可以陶醉于其中而流连忘返呢。”

我听后,立刻在脑子里想像了起来,那是多么的美好而令人神往的景象啊!

他告别了,准备退出,但临那步出办公室的时候,加了一句:“明天中午,我拿一盒我们家乡的米饭来,给您尝尝。”说完,就走了。

我本能地想说不用了,但看他已经消失,也就又很本能地说了两个字“谢谢。”

或许他只是个再普通不过的快递业务员,但他这种思乡的情结,思乡的表达方式,思家的心切,却有着独特的令人惊异的方式,稻穗!稻香!!

每个人都会思乡,都会思家,因为,这是他们的精神支柱,是他们灵魂的所在,是他们一辈子的感和向往。

于是,他俩仔细研究了一下,得出结论:北大很多相对比较笨的人,后来做事情成功的可能性反而更大。这些人只能拼命地学,学到最后他们的韧劲就出来了,吃苦就变成了一种习惯。

所谓“勤能补拙是良训,一分辛苦一分才”,其实说的就是这个简单而深刻的道理。

春染黄河

■ 阳君

一曲黄河九道弯,黄沙上云天。在炎黄子孙的印象中,无论什么时候,黄河总给人滔滔巨浪,缥缈迷离雾霭薄薄的感觉。即使春风扑面天朗气清之日,进入河谷后,阳光明媚花红柳绿的景象也会倏然不见,高卧的河床、映目的黄沙早已经将那一抹灰黄的色调逶迤成了汪洋之中的辽阔与茫茫。宛如一位历尽沧桑之后沉睡的母亲,又好似刚哺育完婴儿沉浸在幸福中的女人,裸露着丰满的身躯,就那么自然而然,没有一点浮浅与做作,没有一丝儿羞涩与不安。远望两岸崖岩,近观谷中浑水,抬头灰蓝色的天空,模糊朦胧,隐隐若现,如青烟缭绕,暮霭青岚,一层黛色一层黄,一处水汽一处沙,凄清萧瑟中宁静而神秘,湿气逼人处大气而庄重,一种端庄严肃如母亲般感觉便油然而生,至此方明了为什么老祖先把黄河比作母亲,把黄河叫做母亲河了!

“不必长漂玉洞花,曲中偏爱浪淘沙,黄河却胜天河水,万里索纤入汉家。”春天来了,迎春花开放了,河岸边柔软的柳条儿绿了,粉红色的桃花映红了黄河两岸。岸头畔边盛开着桃花、梨花、杏花,更惹人眼的是那金灿灿、黄艳艳的连翘花,大片大片的铺盖在黄河沿岸的山山岭岭、沟沟洼洼,那扑鼻的清香令人沉醉!那不知名的野花遍地蓬生,香溢四野,幽远的香味和着朦胧的月色,给置身黄河沿岸的庄稼人送上了浓浓的春意……

春天来了,春色染透黄河之时,无边春色充盈了黄河畔。当一场春雨过后,堤坝上那一排排多情的杨柳,尤其使人痴情崇拜!远望那轻轻浅浅的绿,迷迷蒙蒙,像是一片轻盈的、明亮的雾迷蒙长空,娇阳犹如薄纱掩面,层层云花殷勤敬。稍假时日,当那绿丝绦一样繁茂的枝条上缀满了新芽儿的时候,泛出一片片鹅黄色,鲜嫩而透亮!微风吹过,那随风摆动的舞姿倒影在黄河里,那水面上泛起一圈圈灵动的波纹……一条宽阔的公路绕黄河沿岸伸向远方,一排秀美的杨柳沿黄河畔繁衍生长,是那么的自然,那么的和谐!柳丝拂动,春染人间,好象那生命的绿色也染透了人的心。

春天的黄河是具有艳美的色彩的,源源不断的滔滔黄河水是哺育了中华民族养育了中华儿女的不朽女神。无数个喝着黄河水的乳汁长大的中华儿女,精神丰满而抖擞,睿智聪慧而自强。而这一条奔腾不息的黄河,在蜿蜒东去的每一个历史接口处,却历经磨难,一步一个脚印,九曲十八弯地流向大海,不断地吟唱着前进的歌……

让别人舒服

■ 时间

职场上,有这样两种截然相反的人:有人生怕别人舒服,尽量让别人不舒服,而只要自己舒服就行;还有一类人生怕别人不舒服,尽量让别人舒服,哪怕委屈自己。

我做猎头职业,我们猎聘的老总有几十万年薪的,也有几百万年薪的,甚至有过千万年薪的。

要问我对这些老总有什么本质感觉上的不同,我的回答是,越是高薪的老总,在与其交往中,他越会让你感觉到舒服。

跟千万年薪的老总谈,谈上两到三个小时,无论我说的话是酸甜苦辣何等味道,他们都能把每一句话平缓接起来回答,而从不让一句话落地或磕碰,让人感觉非常舒服。

就像打太极,无论什么招式,全部是以柔克刚。

这就是高手过招,化解问题于无形之处,于无声之中。

他们之所以挣千万年薪,自有千万年薪的价值,让人舒服程度也许就是一个衡量指标。

常常发现越是与年薪水平低的人交流越容易让人不舒服。

回想平时大家之间的沟通交流,磕磕绊绊,到处充满着不舒服的感觉。

你让别人不舒服,别人就会让你不舒服。

想提高年薪吗,就从如何让别人舒服着手,提升这方面的品质和修养。

我们平常说话两个人都容易伤害到对方,引起争执。而我曾与一位级别很高的70多岁的老人交谈,他的每一句话都不会伤及任何一个人,不会让周围的任何一个人感觉不舒服。

在一起聚餐十多人,每一句话都能照顾到所有的人,无论男女老少都感觉舒服,这是何等的修养。

战争年代就是千方百计把敌人消灭掉,想法让敌人不舒服。

在和平建设年代,你让别人舒服的程度,决定着你能成功的程度。



得意忘形

■ 南坏瑾

儒家经常告诫人,不要得意忘形,这是很难做到的。一个人发了财、有了地位、有了年龄,或者有了学问,气势自然就很高,得意就忘形了,所以人做到得意不忘形很难。但是以我的经验还发现另一面,有许多人是失意忘形。这种人在拥有功名富贵的时候,修养蛮好,一旦失去功名富贵,就都完了,都变了,自己觉得自己都矮了、都小了,变成失意忘形。

所以得意忘形与失意忘形,同样都是没有修养的表现,换句话说,是心有所住,被一个东西困住了。真正学佛法,并不是叫你崇拜偶像,并不是叫你迷信,应无所住而行布施,是解脱,是大解脱。一切事情,物来则应,过去不留。

欧洲人其实比你想象的要忙

■ 章元佳

在人们的集体印象中,欧洲被分为两半——勤劳严谨的北方,有着相对来说更低的失业率和更强劲的经济实力;闲散的南方,仿佛生活对于那里的人来说就是坐下来品一杯特浓咖啡,看着时光流逝。“我不是在咖啡馆,就是在去咖啡馆的路上。”这成为大众心目中南欧国家悠闲生活的写照。

很多人觉得南欧国家中最典型的有这种生活方式的要数法国。他们以为法国人一周只工作35个小时,每天有长长的午餐时间,而且每年都有很多假期。有人曾在社交网站上打趣地说道:“如果你的合作伙伴是法国人,那就惨了。春天,他们在搞浪漫;夏天,他们在沙滩晒日光浴;秋天,想起来的话,可能会回你几封邮件;冬天,他们又要去过圣诞节假期了。真是让人羡慕嫉妒恨。”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就职于巴黎一家大型跨国建筑公司的高级咨询师奥利弗说:“我每周工作40至45个小时,基本上每天从早上9点到晚上7点半。”那么,“法国人每周工作35小时”的谣言是从何而起的呢?

“其实,法国的蓝领阶层以前确实是每周工作35个小时。”法国经济学家让·马利·蓬皮杜解释道,“但是现在,根据法国政府2010年的数据,有将近一半的工人每天都加班,因为加班的话会有加班补贴,人们宁愿用自己悠闲的时间去换钱。我相信去年的数据显示的这一比例会更高。”然而这个国家的白领阶层其实从未享受过每周工作35个小时的“待遇”。拿律师来举例,根据法国国家劳动协会的数据,2008年,44%的律师每周的工作时间超过55个小时。

不仅是法国人,其他南欧人长久以来也被大家“冤枉”了。在马德里一家跨国企业工

作的高级销售经理保罗·马丁内斯说,他每天早上8点开始工作,基本上都要到晚上6点半才下班。“为了迎合国际市场的需求,西班牙的工作环境也改变了很多。”他说,“现在我的同事们都是匆匆吃个三明治当午餐,然后就回到他们的电脑前继续工作。这在20年前我刚开始工作那会儿是极为罕见的。”

事实上,整个欧洲全职工作的时间极为相近。根据欧盟统计局的数据,2008年,欧洲全职工作时间普遍在每周41个小时左右,法国只略低一点,为40个小时。各个国家的差别也不大,最少的国家是挪威,39个小时;最多的国家是奥地利,43个小时。

“那个‘法国人每周只工作35个小时’的谣言给大家留下了错误的印象,以为我们法国人都是游手好闲、不卖力工作的一群人。”奥利弗说,“这印象根深蒂固,但事实并非如此。”

导致大家有这种错误印象的原因之一,是欧洲很多人都从事兼职工作,这是过去15年在职场中出现的一个新趋势。而在2007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这变得更为普遍。而在计算“全职工作时间”的时候,兼职者的工作时间被错误地算进去,导致平均值被拉低。“在失业率相对较低的国家,比如荷兰、英国、丹麦、瑞典和德国,兼职的人数更多。根据欧盟统计局2012年的数据,这些国家全职和兼职的工作时间加在一起算的话,那么每周的工作时间差不多就是35个小时。”蓬皮杜解释道。

根据法国就业署去年进行的一项调查,法国人兼职的时间为每周23.3个小时,甚至还比其他欧盟国家的20.1个小时多出3个多小时。这就能帮助马丁内斯解答他的疑惑:“怪不得每次我在下午四点半打电话给在德国工作的同事时,电话‘直没有人接听!’”